

書叢小地史

建康蘭陵六朝墓陵圖考

朱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71042)

史地叢書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冊

每册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朱 傑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必究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序

民國二十三年，余僑寓金陵，偶游棲霞山獅子衝，發現石麒麟一，肘驥脣焰，騰驤欲飛。嘗歎其雕刻之精美，藝術之偉大。歸而考之，蓋爲宋文帝劉義隆長寧陵。因思金陵爲六朝佳麗之地，當時王侯墓道，帝后陵寢，皆在建康蘭陵（今丹陽）兩地。唐許渾詩所謂『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可想見遺蹟之盛。遂發願盡訪六朝陵墓，以保存中國古代建築僅存之遺蹟。竊以爲人類生存，無非奮鬥，彼歐美探險家，嘗冒艱難，探險阻，出沒於冰天雪地之間，浮沈於狂風怒濤之際，置一己之生死於度外。——無他，爲人類生存奮鬥而已。此種精神，無論學術家探險家，皆宜具備。至於吾國六朝陵墓，非若冰島雪嶺，須冒險而躋也；徒以年代久遠，遺蹟多湮沒而不可考，且分散各處，書籍失載，只須持以恆心，出以堅忍，不畏跋涉，不憚訪問，終可完全發現。余秉此決心，遂時出調查，由春歷秋，自冬徂夏，凡二閱寒暑，始略具端倪：計足跡所屆，西至安徽太平府，東至丹陽，經山，南至秣陵關，東南至

句容淳化，北至長江。舉凡史乘記載所及，野老傳聞所道，無不案圖索驥，遍加訪問。計調查所及，凡六朝陵墓二十八處，其中爲著者所新發現者，凡十三處：計宋陵一，齊陵六，齊墓一，梁墓三，失名之六朝墓三。重要參考書籍，凡二十四種（見附表四）。至於偶而引證之史籍，皆所不計焉。攝製圖版，凡一百零五幅。遂彙爲一編，命曰『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舉以問世。

吾國六朝以前建築，毀棄殆盡。惟陵墓石獸華表碑碣，碩果僅存。非特爲吾國之寶藏，亦且爲世界文化史上之瓊寶。美國波士頓博物院，且不遠千里萬里，盜得中國內地古墓石獸以去，陳列以供參覽。今日論東方藝術之歐美書籍，亦莫不將六朝陵墓攝製圖版一二，以爲中國六朝藝術代表。然則吾人對於先民偉大之遺蹟，吾國藝術史上之僅存碩果，又豈可任其風雨飄零，霜雪剝蝕，而同歸於湮沒耶？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僕序於青溪。

目錄

一 泛論	一
二 希臘式之石柱與亞述之石獸	六
三 六朝陵墓之特點	一三
四 丹陽之齊梁陵寢	一六
五 樂霞山堯化門笆斗山間之六朝陵墓	三二
六 麒麟門湯山句容間之六朝陵墓	三〇
七 青龍山淳化鎮間之六朝陵墓	四五
八 結論	五二
附錄 六朝陵墓詩選	五四

附表一 蕭齊世系表	五八
附表二 蕭梁世系表	五九
附表三 南都六代陵寢表	六〇
附表四 參考書籍表	六五
附圖一 金陵附郭六朝陵墓圖	
附圖二 青龍山淳化鎮間梁陳陵墓圖	
附圖三 丹陽齊梁陵寢圖	

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

——新經發現之十三處六朝陵墓

一 泛論

金陵乃六朝佳麗之地，附郭周遭，多帝王陵墓；袁子才詩所謂「南朝二十餘陵盡建康，冬青無樹烟茫茫」是也。六朝之中，齊梁二代，皆發祥丹陽，以故蘭陵東北，陵寢相望，陸龜蒙詩所謂「地廢金牛絕，陵荒石獸稀」，慨乎其言也。計金陵丹陽二地，六朝陵墓，今日猶可考見，爲著者所身親目覩者，凡二十八處。茲先依地望，列舉如左：

(一)丹陽：

一 泛論

- (1) 齊宣帝蕭承之永安陵 | 丹陽尚德鄉獅子灣
- (2) 齊高帝蕭道成泰安陵 | 丹陽尚德鄉趙家灣
- (3) 齊武帝蕭蹟景安陵 | 丹陽前艾村三姑廟
- (4) 麋帝鬱林王蕭昭業墓(?) | 丹陽水經山下
- (5) 麋帝海陵王蕭昭文墓(?) | 丹陽水經山下
- (6) 齊景帝蕭道生修安陵 | 丹陽經山鶴仙坳
- (7) 齊明帝蕭鸞與安陵 | 丹陽尚德鄉三城巷北
- (8) 梁文帝蕭順之建陵 | 丹陽三城巷北東城村
- (9) 梁武帝蕭衍修陵 | 丹陽三城巷北東城村
- (10) 梁簡文帝蕭綱莊陵(?) | 丹陽陵口蕭梁河口
- (11) 梁武帝劉義隆長寧陵(?) | 甘家巷南獅子衝

(12) 梁安成康王蕭秀墓

甘家巷

(13) 梁鄱陽忠烈王蕭恢墓

甘家巷西南

(14) 梁始興忠武王蕭憺墓

甘家巷西南

(15) 梁吳平忠侯蕭景墓

蕭憺墓西南

(16) 梁新渝寃侯蕭暎墓

董家邊(今改名楊家邊)

(17) 失名之六朝墓

棲霞山西北張家庫

(18) 失名之六朝墓

笆斗山南徐家村

(三) 麒麟門湯山句容間:

(19) 宋武帝劉裕初寧陵

麒麟門外麒麟鋪

(20) 梁臨川靖惠王蕭宏墓

麒麟門仙鶴門間

(21) 梁南康簡王蕭續墓

句容石獅干

(四) 青龍山淳化鎮間:

(22) 梁建安敏侯蕭正立墓

前宋墅村南劉家邊

(23) 宋墅村北失名之梁代墓

(24) 侯村失名之梁代墓

(25) 官塘失名之梁代墓

(26) 陳武帝陳霸先萬安陵

上方鎮石馬衝

(五) 江寧鎮：

(27) 齊豫章文獻王蕭嶷墓(?)

江寧鎮南京無公路西旁方旗廟

(六) 治城(朝天宮)

(28) 晉卞壘墓

此二十八處陵墓，皆實地考察所及；其中新發現者，凡十三處。「齊宣帝蕭承之永安陵，齊高帝蕭道成泰安陵，齊武帝蕭蹟景安陵，齊廢帝鬱林王蕭昭業墓(?)，齊廢帝海陵王蕭昭文墓(?)，齊景帝蕭道生修安陵，宋文帝劉義隆長寧陵(?)，梁新渝寬侯蕭曠墓，張家庫失名之六朝墓，徐家村失名

之六朝墓侯村失名之梁代墓官塘失名之梁代墓江寧鎮齊豫章王蕭嶷墓(?)」張璜氏所著之Tombeau Des Liang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33, 1912)皆未考及。至於朱孔陽輯之歷代陵寢備考一書，則不過根據古籍，加以彙集，並非實地調查所得，疏漏繁多，更不足論矣。

此二十八處陵墓，類皆頽廢；其間殘碑沐雨，石獸嘶風，徘徊憑弔，不勝興亡盛衰之感。然而雕刻之精美，氣魄之偉大，雖已叢殘不全，然較之明代陵寢，實不可同日而語。西人目六朝隋唐為中國藝術黃金時代，元明以降為衰落時代，良非虛語。余嘗有弔六朝諸陵詩一首，錄之如左：

建康陵墓盡殘叢 石獸蒼涼夕照中

斷碣飄零三國雨 銅駝慘澹六朝風

神州河朔悲喪亂 南部江山苦戰攻

最是西京俱泯滅 不堪回首舊金墉

茲先通論其作風，再分紀各陵墓如左。

二 希臘式之石柱與亞述之石獸

六朝陵墓建築，最引起人注意者，厥爲希臘式之石柱及古代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地方亞述（Assyria）式有翼石獸。來華研究美術史之歐美人士，見此輒爲驚訝，輾轉傳聞，遂爲一般興趣之焦點。考六朝諸陵墓，如梁文帝陵蕭景蕭宏蕭續蕭映墓，皆有華表，一稱墓闕，圓形之石柱，雕刻無數平行直線（圖三十四、五十一、七十一、八十六、九十三、九十五），如希臘雅典萬神廟（Parthenon）之石柱。考此種作風，中國未之前有，或傳自希臘，來自西亞，亦未可知。再六朝諸陵墓，皆有石獸，無論爲麒麟天祿或辟邪，皆具雙翼，此種作風，當自小亞西亞美索不達米亞傳來。考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方，當西曆紀元前七世紀，爲亞述帝國，奄有波斯西部，美索不達米亞，小亞西亞，埃及等處，建都於尼尼微（Nineveh），巨大宏麗之宮殿，以雙翼牛身人首之石像列諸宮門之首，後世作風，傳至波斯，在達流士（Darius）大帝（紀元前五二一——四八五）首都波塞坡里（Persepolis）地方，

猶留有此種偉大遺蹟。其與六朝陵墓石獸不同者，波斯宮殿石獸，翼大作振翅之勢，且多在宮門之前，而六朝之石獸則翼小不能飛翔，且多在陵墓之前，作守護之形。要之此種風俗，皆來自埃及，以獅身人首之石像，置諸金字塔之前，守衛陵寢，辟除邪物，可斷言也。

此種作風既起自西亞，如何傳至中國，頗成疑問。一般以爲六朝之時，與南洋交通漸繁，希臘波斯之作風，或由海道傳來，先至南京，故除六朝陵墓外，漢唐陵寢，反少受其影響。否則如由中亞陸路傳來，何以不在長安洛陽，先留遺蹟，而反在遙遠之江左，首先傳播耶？按此說不過據理臆測，未能成立。今考中國史籍，所謂天祿辟邪，實傳自波斯，而起於漢通西域之時。及既傳至中國，初則置諸宮門之外，以壯觀瞻；後則列諸墳墓之前，以爲守護，至於六朝之時，遂浸成風尚矣。茲分數步述之如左：

(1) 天祿辟邪之傳入

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傳云：

烏弋山離國（西域圖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法爾斯古爾斯丹刺郡四部地）有桃拔師子犀牛。

注孟康曰：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頸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案給爾滿 (Kirman) 法爾斯 (Farsistan) 古爾斯丹 (Kurdistan) 皆今波斯西南部，正當年波斯帝國首都波塞坡里所在地，此種作風由古波斯傳來，實無可疑。惟孟康以爲桃拔似鹿有角，一角曰天鹿，二角曰辟邪，與晉司馬彪續漢書所說頗有差異，錄之姑備一說耳。

後漢書班超傳：

月氏貢符拔師子。

注引續漢書曰：

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此說與孟康說相反，將何所適？從案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唐孔穎達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則一角者乃傳說中之麟，而非天鹿也。

按漢鄭玄注考工記，堯氏爲鑄篇，已有辟邪之說。古玉圖譜有天祿寶鏡，漢器，其圖有雙角；又有辟邪水洗，其圖無角。依此則有雙角者曰天祿，無角者乃辟邪也。

綜上各說，天祿辟邪總名桃拔，一名符拔，來自西域。至於天祿辟邪之別，各說不一，有如下表：

(1) 孟康說：一角曰天鹿 二角曰辟邪

(2) 司馬彪說：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3) 古玉圖譜：雙角曰天祿 無角曰辟邪

今姑參照各說，假定獨角曰麟，雙角曰天祿，無角曰辟邪。今按所謂天祿辟邪，動物學中總名 Antilopina Baird，屬於有角類 (Capricornia) 中之有蹄門。其在中央亞西亞及波斯印度高原生存者，不外三種：一為 Antelope cervicapra，形似鹿而細長；雄者有螺旋形向後旋轉之雙角，長至四十公分；雌者無之。此獸成羣牧於印度阿富汗高原，為神聖之獸，詩人多吟詠之。二為 Antelope Saiga，形體較龐大，雄者有雙角，長至三十公寸，旋轉作圈形，雌者無之。此獸成羣牧於高原，西至波蘭邊境，東至阿爾泰山，莫不有之。三為 Gazella dorcas，形體略小，細長而美麗，眼巨而有光，腿纖長似鹿，雌雄

各有雙角，向後而前轉，毛作灰黃色，背作褐色，且有條紋。此獸柔馴而美麗，爲詩人所吟賞。由此觀之，當時月氏所貢，不外以上三類，證以孟康司馬彪之說，桃拔似麟似鹿，正與此合。惟 *Antelope* 一類，或雌雄俱有雙角，或雄者有雙角而雌者無角，從無一角之說。然則吾人之假定：「一角爲麟，雙角曰天祿，無角曰辟邪」，或去事實不遠。蓋「獨角爲麟，獸之仁者」，原爲傳說神話中之動物，未可與桃拔相混也。

惟吾人須注意者，六朝陵墓之石獸，多少含有幻想傳說在內，非盡如真正之天祿辟邪，所可斷言。蓋當時西域雖貢桃拔，然深藏宮禁，且不久即死，見者能有幾人？故輾轉傳聞，加以幻想神話，遂成六朝陵墓之石獸；否則天祿辟邪，纖長似鹿，而陵墓之石獸，則龐大似獅，二者外形固顯然不同也。故與其謂天祿辟邪由西域傳至中國，毋寧爲石獸附翼之作風，及天祿辟邪之名稱，來自西亞之爲得也。

(2) 天祿辟邪之用作宮門飾物

天祿辟邪既傳入中國，當時東漢建都洛陽，靈帝大興宮殿，即於宮廷之首，鑄置天祿蝦蟆。故天

祿辟邪，初用於宮殿，後始用於陵寢也（詳見家大人作天祿辟邪考）。後漢書卷一百八張讓傳云……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由上引文觀之，可見兩漢技術之發達，天祿列諸宮門，於此始見。又漢有天祿閣，與麒麟閣並以獸得名也。

（3）天祿辟邪之始以石琢置於墓前

天祿辟邪以石琢成，置於墓前者，漢代已有之。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

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賚墓前石獸碑上。

按後漢書宗賚，南陽安衆人也；考後漢書無宗賚傳，惟黨錮傳注有之，嘗爲汝南太守。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碑一曰天祿，一曰辟邪（集古錄跋尾卷三），則此風自漢代起矣。今石